

前几年甫用微信朋友圈还常看或发,有一种虽不常见面,但通过朋友圈感受大家生活点滴的意思。如今视心力都老化衰退,就不天天看了,自己也隔三五发一发罢了,而且似乎觉得有些了解不了解也无妨,看到的也不过是大家愿意展示的一面吧。但念及有些友人时会去翻翻TA的朋友圈,尤其每天发的,突然连续不见踪迹,直觉一定近况有异。

去年11月感觉一位久未见面但时不时会在朋友圈互动的老熟人久不更新了,之前她可是每天一诗(词)配图,几乎从未间断,她也会就我发的拙文写点赞留言,虽好多年未见了,但也并不十分陌生,偶尔私信聊一聊,毫无隔膜。心有所感,马上行动,给她发了微信,几天不见回复(从未有过),那就打电话吧,已关机。心感有异。她退休前的报社已被合并,想起一位朋友认识的朋友曾与之同单位,问了朋友,她也好久未与那位朋友联系了,幸好联络方式还在,就直接发微信了,她们相谈甚恰,时间并未冲淡所有,不过传来的信息确不妙,原来我感念中的这位老熟人去年春夏从家里阁楼摔了下来,送医院急救,还住过ICU,目前转到病房,但状况似乎不佳。具体什么病情,因需再细细打听,暂时搁置。这阁楼想起来很多年前曾听她讲起过呢,还是她装修时颇为心仪的亮点,“在上面看看书,喝喝茶,老乐的”。她的声音犹然在耳。也许到底年龄上去了,腿脚不免磕磕。再看她最后一条朋友圈停在春寒交错的四月,发了一首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三》,配了江南老屋石桥青柳图。“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图片洋溢初春的盎然。诗借咏昭君村,怀念昭君,同情昭君,确是伤感的。

乙巳春节后又念起她,再拜托友人问问,

从朋友圈消失的人

秦静

是否有好转?友人转达,说她朋友也不知确切,也似乎难以打听,没听同事说起,没好意思深入打听了。哦,也许现在大家自己的事都忙不过来,也难顾着一个退休多年的员工了吧。那就顺其自然吧。只是默默希望她好起来,期待某日等到她的微信回复。也许就在这个春天,说不定她再次出现在朋友圈,每日一诗一图。

如今的人际关系不似以前,随意可以打电话,随意可以招呼一起聚聚,感觉大多比较谨慎有距离,即使熟人朋友,工作家事一堆事,好不容易节假日怎么着也得喘口气,静一静,所以默默牵挂也是一种情谊。也许你未

必牵挂我,但我牵挂着你,也蛮好。而牵挂你的能有感应。总是记得2021年9月2日突生一念,咦,怎么好久不见礼平发朋友圈了,也长远不见她和我互动了。是年3月还看到她发朋友圈,晓得她年初忙旧房新修,3月几个朋友曾想聚聚,她说血压不稳定再约。于是,私信问候她。没想到9月3日上午收到她先生的回复,原来3月中旬她脑梗住院。已辗转多家医院康复,慢慢在稳定。先是一惊,见“稳定”才放心下来。脑梗康复病例还是很多的。赶紧回复问候。10月1日见礼平朋友圈发了一句话“生病了才知道健康的宝贵,请爱惜身体。祝各位节日快乐”。看到信息,同圈的友人也纷纷祝福,期待她康复出院再叙。然而两个月后情况却急转直下,我告知了她的一些大学校友,12月5日拉了一个康复群,请她先生把病情检查报告等发上来,拜托其中一



位去找专家咨询。这一年正是特殊时期,家属要上班,也不能随时进病房,仅一个护工常陪,有些情况难以及时掌握,也很难马上再转去更合适的医院。大家焦急得问来问去,等来的却是7日她先生告知礼平9点46分离世。大家发上礼平的照片,悼念,回忆,我写了一首诗毛笔录了发在康复群。礼平再也不会出现在朋友圈了。至今我都没删她的微信,我还能看到她的朋友圈停留在2021年10月1日。我也没删康复群,每每念及,看一看,念一念一个曾经一起谈笑的人,一个认真负责的人,一个化学专业出身却喜欢诗歌艺术做文书籍编辑的同龄人。

好几位离世的熟人朋友的微信都不舍删去,有2018年6月28日还写着“让生命更加坚强,迎接明天的阳光”的编导三强老师,最后一条微信是其子代发的讣告,6月之后的7月9日18:15离世。才恍然“坚强”的深意。有2018年3月27日凌晨去世的作家沈善增老师,他生前是每天要发多条微信的,关心时事经济文化。有50岁就因病去世的霞妹,她的朋友圈已空,我们之间曾经的聊天因换过手机也空了,但我还记得她在晚归的地铁上给我朋友圈点赞。后来才知其时她已患病,却还去上班。2018年10月21日我们四人一起锦溪游,一路嘻嘻哈哈,霞妹的笑声最爽朗,零食吃得最畅快。在一间书吧歇脚,她连声叮嘱侍应生“咖啡要手冲哦”,热切神情宛然在前。

有的人从朋友圈消失是主动退出,有的人却因疾患或离世。彼此曾经交往感念的人,她(他)们的消失,使岁月里的点点滴滴时不时渗透。“记忆和欲望,拨动着沉沦的根芽,在一阵阵春雨里。”(艾略特诗句)感情的存在,是人区别于AI的所在。

几乎每条马路都有弄堂,淮海路也如此。淮海路,在它还是霞飞路的时候,弄堂和霞飞路以及公寓的关系,既有各自的恪守,又有互相的交汇。

遥想当年,有了非常有趣的发现。霞飞路以及周边所有的路名,都是以法国人的名字命名的,比如吕班路(重庆南路),敏体尼荫路(西藏南路),马斯南路(思南路),高乃依路(皋兰路)……淮海路以及周边马路所有弄堂,以及弄堂内的民居,在20世纪初已颇具规模。吉祥里、树德里、尚贤坊、和合坊、景行邨、双禾邨……和弄堂外的马路建造时期相近,即便是有着Art Deco风格门面的弄堂,像尚贤坊门面房二楼是西式镂空雕花阳台,像四明里的落地窗……体现了欧洲风格,但是弄堂名字,无一不是透射着百分百的中国文化元素。

中国元素的弄堂名字和法国文化的马路名字——东西方文化在马路和弄堂间,既各自彰显,又相辅相成。

普通上海市民,在弄堂里过着中国人的日子,春节是春节,婆媳是婆媳,规矩是规矩……中国人尤其是江南人的人伦、习俗、文化,尽可以自如体现在前客堂,亭子间,天井,弄堂,但是一走出弄堂,就自动切换,比如遵守红绿灯以及其他的城市管理,比如去教会学校读书,比如看外国电影,比如去内衣店买女士内衣……一个宁波口音的老太太,从宝康里走出来,挎了一个杭州篮(竹篮),去萨坡赛路(淡水路)买菜,这就是当年霞飞路的俗常。

不要以为弄堂的名字只是中文名字,形式不等同于内容,但是形式影响着内容。中文名字,不仅仅是中文,还包含了中国文化的诸多典故或者美好。尚贤坊之意很容易理解,四明里取自宁波人的吉祥之山四明山。景行邨之景行,出自《小雅》,意思是崇高的德行。话说已故著名媒体人曹景行,本就是上海人,某次和朋友一起路经景行邨,朋友大赞曹老师和景行邨同名,还在弄堂口合影。不知那张记录了故人故里的照片是否还在。

与这些弄堂左右比肩的是公寓,却又都是外文名字,可以翻译为中文,但是它的出处、它的原始名字,从培恩公寓(Beam Apartments)到诺曼底公寓(Normandy Apartments),全都是外文名字。还有一类弄堂,最早也是外文名字,比如霞飞坊(淮海坊)、琳达坊(人民坊),它们是弄堂式的公寓,属性和公寓更近。

公寓起了外文名字,生活做派也和里弄房子不太一样了。公寓被称作洋房,包含了多层意思。公寓是西式的民宅建筑,公寓的名字是外国名字,公寓里会有外国人居住的。这三层意思还隐藏着更深一层意思:公寓是有外国人生活方式的。公寓里,哪一家人家包了馄饨,不会一家一家去分享,邻居也不习惯被分享。上海人的边界意识在公寓造起来时就确立了。

住洋房人家,不少人家有小提琴有钢琴,过年磨糯米石磨总是垫伏在石库门灶披间的角落头,待到春节来临,才是扬眉吐气之日。

石磨的主人,像是石库门弄堂的性格,热情开朗,农历十二月后,那石磨简直是当红明星,主人则像是经纪人;石磨档期排满,巡游不知何往,七转八弯,石磨到了不认识的洋房人家,最后也是洋房人家按照地址,把磨盘还到了不认识的弄堂人家。

我曾经很多次抱了石磨去还给成都路一家面熟的陌生人家,到了石磨主人家,叫一声陈家妈妈,空口白话地谢了谢。陈家妈妈大笑一笑,不搭界——上海人喜欢用此语来替代“不客气”。

后来说,石磨主人的女儿,嫁给了洋房人家,石磨磨出了佳话。媒人恰是石磨主人的邻居,石库门里媒人多。别瞎猜,我不是那个还磨的新郎。彼时我还小,只有十七八岁,人家看不上我的。

芦苇倒下了,母亲也倒下了。后来,母亲走了,那些芦苇成了没有娘的孩子。一年年,孤独地生长。

2020年初冬,母亲得了重病,做了手术。出院不久,她一个人拿上镰刀,又一次把那些芦苇割倒,摊在了地上。

我在那三间土屋里结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春天,屋后的洼地里冒出一些草芽芽。到了夏季,阴雨连连,把那片洼地灌满了水,芦苇长得绿油油的,太阳一照,叶子上泛起亮光。时常看到鸟儿在里面栖息,水鸭子在里面觅食。那些芦苇,无忧无虑,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绿了,枯了,又绿了,又枯了。

那些年,到了初冬,庄稼地里的活忙完了,母亲就拿上镰刀,去屋后割那些芦苇。

一割三四天。她弯着腰把割倒的芦苇捆绑起来,攒在一起。过不了多久,有到村子来收购的,母亲就把那些芦苇卖了。几年之后,没有来乡下收购的了,母亲就让我弟弟用拖拉机拉到30里外的义和镇上,卖给加工苇箔的人家。那些芦苇,其实卖不了几个钱。几年间,我几次劝说母亲,别割那些芦苇了。母亲说,那是我们家的,为啥不割?后来,我理解了母亲,为什么不舍弃那片芦苇。那三间土屋,是父母一块砖、一锹泥、一片瓦,辛辛苦苦给我盖的,有他们的心血和汗水,有他们的憧憬和期待。土屋卖了,那些芦苇再没了,还有什么呢?



甜爱路(布面油画) 黄阿忠

上海与咖啡是有缘分的,这种酸、苦混合的天然饮品,穿插在城市空间形成的热带雨林里,芬芳悠长的香气,气质各异的店铺,共同塑造了这座世界咖啡之都。无论是穆时英、刘呐鸥笔下的“魔都”,还是王安忆、金宇澄驰骋的当代上海,文字世界里的上海与咖啡总是纠缠不清,像极了百乐门蓝调中交织的舞者,迷幻、暧昧,咖啡成为了这座超级城市的注脚。

那要问居住在上海的人们,在这里为什么如此依赖咖啡,无论是西装革履的老克勒们,还是行色匆匆的打工人,或许会给出完全不同的答案。但是,毫无疑问的,在这种被国人冠以“小资”标签的消费上,如果用上了自带杯,则把这一杯咖啡的价值升华了。用自带杯去星巴克,去瑞幸……打一杯咖啡,这种绿色环保的行为瞬间具化,当你还在“蚂蚁森林”里为了争抢朋友的绿色能量枕戈待旦时,自带杯、购物袋的身体力行不仅真实地减少了一次性用品的浪费,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你的消费观念,进而催生人们感觉结构的变化,不可谓不传奇。

有些人去咖啡厅,不是为了喝咖啡,为的是一个开放的场所,三五好友便可就着几杯咖啡畅叙幽情,这是兰亭曲水流觞的现代变种。但现代人或者最缺乏的就是社交的勇气,当MBTI16型人格分类代替常年霸榜的星座,成为社交平台最流行的议题时,i人与e人“划清界线”,e人是外向的社交悍匪,i人则是默默带上自带杯,躲进小楼成一统的自在逍遥。行色匆匆地走入地铁,通勤地点四周被各种咖啡馆填充,走到熟悉的店铺默默地掏出自带杯,店员一看是老熟人,自动地报出:“大杯热美式,

自带杯。”你一个会意的点头,想到因此节约的几块钱,心中舒畅,数字支付“滴”的一声响,像极了旧时隐蔽战线的接头桥段,就差了一声“保重”,不然此情此景犹如银幕上的奇幻时刻,自带杯既保留咖啡的热量,也守护了i人稀薄的社交热情,是属于一个人的浪漫。

由自带杯开始,你发现,越来越多的东西是可以被平替的。你不需要那些花里胡哨的潮牌,尤其是价格不菲的包包。办公室里的小青年背上了那种回收材料制作的购物袋,不仅颜色亮丽,还方便通过地铁安检。不知不觉,在购物的选择中,你倾向去选择环境友好的、低碳的产品,哪怕有时需要付出更多的价钱。说环保,城市中的芸芸众生自然比不上那些在三北防护林里身体力行的护林员,比不上在荒漠戈壁里铺设光伏电站的工作者。毫不夸张地说,绿色经济已经是当代中国最为世界承认的成就,而像自带杯、购物袋这样的个体行为,则可以看作是多年环保教育沉淀为公众素养的体现。

一些咖啡店,不仅仅鼓励、倡导消费者使用自带杯,甚至会在醒目的位置将咖啡渣提供给顾客。咖啡渣是种植花卉的神器,也是消除冰箱异味的小妙招。这一来一往的交互中,环保的价值已经远超自带杯行为所带来的实惠,各取所需且物尽其用。自带杯的传奇,是属于环保的胜利,也是每一个环保消费者的传奇。

芦苇绿了,枯了。又绿了,又枯了。

一年又一年,母亲一个人弯着腰,在芦苇地里,割芦苇。微风吹着鹅毛般的苇絮,也吹着母亲花白的头发。

一年又一年,芦苇站起来,又倒下去。

那一年,我决定把我在村子里居住了十几年的土屋卖了。与父母商量,父亲没有说什么,母亲也

没有说什么。

那已经是我搬到县城居住很多年以后了。那几间土屋一直闲置着,被风刮着,被雨淋着,被岁月侵蚀着。

卖土屋那天,买主站在天井里,我们也站在天井里,商量都能接受的价格。母亲说,我们卖屋,不卖宅基地,房前屋后还都是我们的。

我们小村居住十分分散,一家一户的,隔得很远。我和东邻隔着十几米,与西邻隔着三四十米。我家房前有一片荆条,屋后有一片芦苇。母亲最在意的是屋后的那一片芦苇。

买主是我的西邻。他买屋不是居住,也不是为了那块宅基地,而是那几间屋。那几年,他在村子里孵化小鸡,在附近村庄小有名气,销路畅通,他想扩大规模,就看上了我们闲置的那几间土屋。

当时,三间土屋很便宜,卖了1000块钱,等于白送。但土屋闲在那里,没有人居住,闲人的寿命都短。人住在里面,有烟气托着,屋子不会倒,可以住几代人。屋子怕空,一空就像人的孤独,熬不了几年,说完就完了。卖了,给买家有更大的用处,也是给那几间土屋的生命的延续。

屋后那片芦苇地,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盖屋的时候,要垫屋台子,就地取土,用铲运机铲的。那几间土屋位于村子的西北角,向西、向北500米内,没有庄稼,除了盐碱地,就是茅草地,很开阔。北边有一个油田的加温站,算是我的近邻。屋后那片芦苇地,在低洼处,

蒹葭苍苍

鲁北

孩子要穿百家衣”不止环保,不止节俭,更是一种可持续再利用的低碳生活方式。

十回谈

绿色生活 责编:沈琦华

弄堂与马路

马尚龙

几乎每条马路都有弄堂,淮海路也如此。淮海路,在它还是霞飞路的时候,弄堂和霞飞路以及公寓的关系,既有各自的恪守,又有互相的交汇。

遥想当年,有了非常有趣的发现。霞飞路以及周边所有的路名,都是以法国人的名字命名的,比如吕班路(重庆南路),敏体尼荫路(西藏南路),马斯南路(思南路),高乃依路(皋兰路)……淮海路以及周边马路所有弄堂,以及弄堂内的民居,在20世纪初已颇具规模。吉祥里、树德里、尚贤坊、和合坊、景行邨、双禾邨……和弄堂外的马路建造时期相近,即便是有着Art Deco风格门面的弄堂,像尚贤坊门面房二楼是西式镂空雕花阳台,像四明里的落地窗……体现了欧洲风格,但是弄堂名字,无一不是透射着百分百的中国文化元素。

中国元素的弄堂名字和法国文化的马路名字——东西方文化在马路和弄堂间,既各自彰显,又相辅相成。

普通上海市民,在弄堂里过着中国人的日子,春节是春节,婆媳是婆媳,规矩是规矩……中国人尤其是江南人的人伦、习俗、文化,尽可以自如体现在前客堂,亭子间,天井,弄堂,但是一走出弄堂,就自动切换,比如遵守红绿灯以及其他的城市管理,比如去教会学校读书,比如看外国电影,比如去内衣店买女士内衣……一个宁波口音的老太太,从宝康里走出来,挎了一个杭州篮(竹篮),去萨坡赛路(淡水路)买菜,这就是当年霞飞路的俗常。

不要以为弄堂的名字只是中文名字,形式不等同于内容,但是形式影响着内容。中文名字,不仅仅是中文,还包含了中国文化的诸多典故或者美好。尚贤坊之意很容易理解,四明里取自宁波人的吉祥之山四明山。景行邨之景行,出自《小雅》,意思是崇高的德行。话说已故著名媒体人曹景行,本就是上海人,某次和朋友一起路经景行邨,朋友大赞曹老师和景行邨同名,还在弄堂口合影。不知那张记录了故人故里的照片是否还在。

与这些弄堂左右比肩的是公寓,却又都是外文名字,可以翻译为中文,但是它的出处、它的原始名字,从培恩公寓(Beam Apartments)到诺曼底公寓(Normandy Apartments),全都是外文名字。还有一类弄堂,最早也是外文名字,比如霞飞坊(淮海坊)、琳达坊(人民坊),它们是弄堂式的公寓,属性和公寓更近。

公寓起了外文名字,生活做派也和里弄房子不太一样了。公寓被称作洋房,包含了多层意思。公寓是西式的民宅建筑,公寓的名字是外国名字,公寓里会有外国人居住的。这三层意思还隐藏着更深一层意思:公寓是有外国人生活方式的。公寓里,哪一家人家包了馄饨,不会一家一家去分享,邻居也不习惯被分享。上海人的边界意识在公寓造起来时就确立了。

住洋房人家,不少人家有小提琴有钢琴,过年磨糯米的石磨总是垫伏在石库门灶披间的角落头,待到春节来临,才是扬眉吐气之日。

石磨的主人,像是石库门弄堂的性格,热情开朗,农历十二月后,那石磨简直是当红明星,主人则像是经纪人;石磨档期排满,巡游不知何往,七转八弯,石磨到了不认识的洋房人家,最后也是洋房人家按照地址,把磨盘还到了不认识的弄堂人家。

我曾经很多次抱了石磨去还给成都路一家面熟的陌生人家,到了石磨主人家,叫一声陈家妈妈,空口白话地谢了谢。陈家妈妈大笑一笑,不搭界——上海人喜欢用此语来替代“不客气”。

后来说,石磨主人的女儿,嫁给了洋房人家,石磨磨出了佳话。媒人恰是石磨主人的邻居,石库门里媒人多。别瞎猜,我不是那个还磨的新郎。彼时我还小,只有十七八岁,人家看不上我的。

芦苇倒下了,母亲也倒下了。后来,母亲走了,那些芦苇成了没有娘的孩子。一年年,孤独地生长。

2020年初冬,母亲得了重病,做了手术。出院不久,她一个人拿上镰刀,又一次把那些芦苇割倒,摊在了地上。

我在那三间土屋里结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春天,屋后的洼地里冒出一些草芽芽。到了夏季,阴雨连连,把那片洼地灌满了水,芦苇长得绿油油的,太阳一照,叶子上泛起亮光。时常看到鸟儿在里面栖息,水鸭子在里面觅食。那些芦苇,无忧无虑,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绿了,枯了,又绿了,又枯了。

那些年,到了初冬,庄稼地里的活忙完了,母亲就拿上镰刀,去屋后割那些芦苇。

一割三四天。她弯着腰把割倒的芦苇捆绑起来,攒在一起。过不了多久,有到村子来收购的,母亲就把那些芦苇卖了。几年之后,没有来乡下收购的了,母亲就让我弟弟用拖拉机拉到30里外的义和镇上,卖给加工苇箔的人家。那些芦苇,其实卖不了几个钱。几年间,我几次劝说母亲,别割那些芦苇了。母亲说,那是我们家的,为啥不割?后来,我理解了母亲,为什么不舍弃那片芦苇。那三间土屋,是父母一块砖、一锹泥、一片瓦,辛辛苦苦给我盖的,有他们的心血和汗水,有他们的憧憬和期待。土屋卖了,那些芦苇再没了,还有什么呢?

我在那三间土屋里结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春天,屋后的洼地里冒出一些草芽芽。到了夏季,阴雨连连,把那片洼地灌满了水,芦苇长得绿油油的,太阳一照,叶子上泛起亮光。时常看到鸟儿在里面栖息,水鸭子在里面觅食。那些芦苇,无忧无虑,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绿了,枯了,又绿了,又枯了。

那些年,到了初冬,庄稼地里的活忙完了,母亲就拿上镰刀,去屋后割那些芦苇。

一割三四天。她弯着腰把割倒的芦苇捆绑起来,攒在一起。过不了多久,有到村子来收购的,母亲就把那些芦苇卖了。几年之后,没有来乡下收购的了,母亲就让我弟弟用拖拉机拉到30里外的义和镇上,卖给加工苇箔的人家。那些芦苇,其实卖不了几个钱。几年间,我几次劝说母亲,别割那些芦苇了。母亲说,那是我们家的,为啥不割?后来,我理解了母亲,为什么不舍弃那片芦苇。那三间土屋,是父母一块砖、一锹泥、一片瓦,辛辛苦苦给我盖的,有他们的心血和汗水,有他们的憧憬和期待。土屋卖了,那些芦苇再没了,还有什么呢?

我在那三间土屋里结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春天,屋后的洼地里冒出一些草芽芽。到了夏季,阴雨连连,把那片洼地灌满了水,芦苇长得绿油油的,太阳一照,叶子上泛起亮光。时常看到鸟儿在里面栖息,水鸭子在里面觅食。那些芦苇,无忧无虑,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绿了,枯了,又绿了,又枯了。

那些年,到了初冬,庄稼地里的活忙完了,母亲就拿上镰刀,去屋后割那些芦苇。

一割三四天。她弯着腰把割倒的芦苇捆绑起来,攒在一起。过不了多久,有到村子来收购的,母亲就把那些芦苇卖了。几年之后,没有来乡下收购的了,母亲就让我弟弟用拖拉机拉到30里外的义和镇上,卖给加工苇箔的人家。那些芦苇,其实卖不了几个钱。几年间,我几次劝说母亲,别割那些芦苇了。母亲说,那是我们家的,为啥不割?后来,我理解了母亲,为什么不舍弃那片芦苇。那三间土屋,是父母一块砖、一锹泥、一片瓦,辛辛苦苦给我盖的,有他们的心血和汗水,有他们的憧憬和期待。土屋卖了,那些芦苇再没了,还有什么呢?

我在那三间土屋里结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春天,屋后的洼地里冒出一些草芽芽。到了夏季,阴雨连连,把那片洼地灌满了水,芦苇长得绿油油的,太阳一照,叶子上泛起亮光。时常看到鸟儿在里面栖息,水鸭子在里面觅食。那些芦苇,无忧无虑,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绿了,枯了,又绿了,又枯了。

那些年,到了初冬,庄稼地里的活忙完了,母亲就拿上镰刀,去屋后割那些芦苇。

一割三四天。她弯着腰把割倒的芦苇捆绑起来,攒在一起。过不了多久,有到村子来收购的,母亲就把那些芦苇卖了。几年之后,没有来乡下收购的了,母亲就让我弟弟用拖拉机拉到30里外的义和镇上,卖给加工苇箔的人家。那些芦苇,其实卖不了几个钱。几年间,我几次劝说母亲,别割那些芦苇了。母亲说,那是我们家的,为啥不割?后来,我理解了母亲,为什么不舍弃那片芦苇。那三间土屋,是父母一块砖、一锹泥、一片瓦,辛辛苦苦给我盖的,有他们的心血和汗水,有他们的憧憬和期待。土屋卖了,那些芦苇再没了,还有什么呢?

我在那三间土屋里结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春天,屋后的洼地里冒出一些草芽芽。到了夏季,阴雨连连,把那片洼地灌满了水,芦苇长得绿油油的,太阳一照,叶子上泛起亮光。时常看到鸟儿在里面栖息,水鸭子在里面觅食。那些芦苇,无忧无虑,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绿了,枯了,又绿了,又枯了。

那些年,到了初冬,庄稼地里的活忙完了,母亲就拿上镰刀,去屋后割那些芦苇。

一割三四天。她弯着腰把割倒的芦苇捆绑起来,攒在一起。过不了多久,有到村子来收购的,母亲就把那些芦苇卖了。几年之后,没有来乡下收购的了,母亲就让我弟弟用拖拉机拉到30里外的义和镇上,卖给加工苇箔的人家。那些芦苇,其实卖不了几个钱。几年间,我几次劝说母亲,别割那些芦苇了。母亲说,那是我们家的,为啥不割?后来,我理解了母亲,为什么不舍弃那片芦苇。那三间土屋,是父母一块砖、一锹泥、一片瓦,辛辛苦苦给我盖的,有他们的心血和汗水,有他们的憧憬和期待。土屋卖了,那些芦苇再没了,还有什么呢?

我在那三间土屋里结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春天,屋后的洼地里冒出一些草芽芽。到了夏季,阴雨连连,把那片洼地灌满了水,芦苇长得绿油油的,太阳一照,叶子上泛起亮光。时常看到鸟儿在里面栖息,水鸭子在里面觅食。那些芦苇,无忧无虑,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绿了,枯了,又绿了,又枯了。

那些年,到了初冬,庄稼地里的活忙完了,母亲就拿上镰刀,去屋后割那些芦苇。

一割三四天。她弯着腰把割倒的芦苇捆绑起来,攒在一起。过不了多久,有到村子来收购的,母亲就把那些芦苇卖了。几年之后,没有来乡下收购的了,母亲就让我弟弟用拖拉机拉到30里外的义和镇上,卖给加工苇箔的人家。那些芦苇,其实卖不了几个钱。几年间,我几次劝说母亲,别割那些芦苇了。母亲说,那是我们家的,为啥不割?后来,我理解了母亲,为什么不舍弃那片芦苇。那三间土屋,是父母一块砖、一锹泥、一片瓦,辛辛苦苦给我盖的,有他们的心血和汗水,有他们的憧憬和期待。土屋卖了,那些芦苇再没了,还有什么呢?

我在那三间土屋里结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春天,屋后的洼地里冒出一些草芽芽。到了夏季,阴雨连连,把那片洼地灌满了水,芦苇长得绿油油的,太阳一照,叶子上泛起亮光。时常看到鸟儿在里面栖息,水鸭子在里面觅食。那些芦苇,无忧无虑,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绿了,枯了,又绿了,又枯了。

那些年,到了初冬,庄稼地里的活忙完了,母亲就拿上镰刀,去屋后割那些芦苇。

一割三四天。她弯着腰把割倒的芦苇捆绑起来,攒在一起。过不了多久,有到村子来收购的,母亲就把那些芦苇卖了。几年之后,没有来乡下收购的了,母亲就让我弟弟用拖拉机拉到30里外的义和镇上,卖给加工苇箔的人家。那些芦苇,其实卖不了几个钱。几年间,我几次劝说母亲,别割那些芦苇了。母亲说,那是我们家的,为啥不割?后来,我理解了母亲,为什么不舍弃那片芦苇。那三间土屋,是父母一块砖、一锹泥、一片瓦,辛辛苦苦给我盖的,有他们的心血和汗水,有他们的憧憬和期待。土屋卖了,那些芦苇再没了,还有什么呢?

我在那三间土屋里结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春天,屋后的洼地里冒出一些草芽芽。到了夏季,阴雨连连,把那片洼地灌满了水,芦苇长得绿油油的,太阳一照,叶子上泛起亮光。时常看到鸟儿在里面栖息,水鸭子在里面觅食。那些芦苇,无忧无虑,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绿了,枯了,又绿了,又枯了。

那些年,到了初冬,庄稼地里的活忙完了,母亲就拿上镰刀,去屋后割那些芦苇。

一割三四天。她弯着腰把割倒的芦苇捆绑起来,攒在一起。过不了多久,有到村子来收购的,母亲就把那些芦苇卖了。几年之后,没有来乡下收购的了,母亲就让我弟弟用拖拉机拉到30里外的义和镇上,卖给加工苇箔的人家。那些芦苇,其实卖不了几个钱。几年间,我几次劝说母亲,别割那些芦苇了。母亲说,那是我们家的,为啥不割?后来,我理解了母亲,为什么不舍弃那片芦苇。那三间土屋,是父母一块砖、一锹泥、一片瓦,辛辛苦苦给我盖的,有他们的心血和汗水,有他们的憧憬和期待。土屋卖了,那些芦苇再没了,还有什么呢?

我在那三间土屋里结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春天,屋后的洼地里冒出一些草芽芽。到了夏季,阴雨连连,把那片洼地灌满了水,芦苇长得绿油油的,太阳一照,叶子上泛起亮光。时常看到鸟儿在里面栖息,水鸭子在里面觅食。那些芦苇,无忧无虑,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绿了,枯了,又绿了,又枯了。

那些年,到了初冬,庄稼地里的活忙完了,母亲就拿上镰刀,去屋后割那些芦苇。

一割三四天。她弯着腰把割倒的芦苇捆绑起来,攒在一起。过不了多久,有到村子来收购的,母亲就把那些芦苇卖了。几年之后,没有来乡下收购的了,母亲就让我弟弟用拖拉机拉到30里外的义和镇上,卖给加工苇箔的人家。那些芦苇,其实卖不了几个钱。几年间,我几次劝说母亲,别割那些芦苇了。母亲说,那是我们家的,为啥不割?后来,我理解了母亲,为什么不舍弃那片芦苇。那三间土屋,是父母一块砖、一锹泥、一片瓦,辛辛苦苦给我盖的,有他们的心血和汗水,有他们的憧憬和期待。土屋卖了,那些芦苇再没了,还有什么呢?

我在那三间土屋里结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春天,屋后的洼地里冒出一些草芽芽。到了夏季,阴雨连连,把那片洼地灌满了水,芦苇长得绿油油的,太阳一照,叶子上泛起亮光。时常看到鸟儿在里面栖息,水鸭子在里面觅食。那些芦苇,无忧无虑,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绿了,枯了,又绿了,又枯了。

那些年,到了初冬,庄稼地里的活忙完了,母亲就拿上镰刀,去屋后割那些芦苇。

一割三四天。她弯着腰把割倒的芦苇捆绑起来,攒在一起。过不了多久,有到村子来收购的,母亲就把那些芦苇卖了。几年之后,没有来乡下收购的了,母亲就让我弟弟用拖拉机拉到30里外的义和镇上,卖给加工苇箔的人家。那些芦苇,其实卖不了几个钱。几年间,我几次劝说母亲,别割那些芦苇了。母亲说,那是我们家的,为啥不割?后来,我理解了母亲,为什么不舍弃那片芦苇。那三间土屋,是父母一块砖、一锹泥、一片瓦,辛辛苦苦给我盖的,有他们的心血和汗水,有他们的憧憬和期待。土屋卖了,那些芦苇再没了,还有什么呢?

我在那三间土屋里结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春天,屋后的洼地里冒出一些草芽芽。到了夏季,阴雨连连,把那片洼地灌满了水,芦苇长得绿油油的,太阳一照,叶子上泛起亮光。时常看到鸟儿在里面栖息,水鸭子在里面觅食。那些芦苇,无忧无虑,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绿了,枯了,又绿了,又枯了。

那些年,到了初冬,庄稼地里的活忙完了,母亲就拿上镰刀,去屋后